



否定邏輯與像徵藝術的巨大成功

易陶天

——F. S. C. Northrop 名著 “The Meeting of East and West” 論述佛教部份譯介之二

在上次所譯介的諾文前半部，諾斯若圃氏論述了佛教的基本原理和進路。在現在所譯介的後半部，他更由衷地暢論這種教義和方法的偉大成功。而他的論述，往往是和西方哲學、宗教對照以進行的。他指出佛教無常（變滅）、性空、無我說和西方哲學、宗教中不滅、實有的精神實體或靈魂說的差異，並進而指出佛教無常、性空無我的教義和顯示這種教義之否定邏輯和像徵藝術贏得千萬人心的巨大成功。同時也很委婉地表示了他對基督教靈魂不滅、原罪、贖罪、依仗超越外力使人為奴役等思想極端不滿。

縱然諸特殊感覺和諸特殊內省底這些定性觀察與料是諸果而非諸因，而且是轉變消滅的事物，但是因為這種事實這些與料都是真的，而且也和蓋律畧（Galilei）、牛頓（Newton）、浩布士（Aobbes）、洛克（Locke）、暨柏克萊（Berkeley），以及現代世界底其他科學和哲學思想家們所會假定的不一樣，並不是什麼純粹主觀邏輯我底投影或外象。實際上，在佛教徒和一般東方人，這個現代西方乃至中世基督教的，在性質上既是差別的，而且又是不滅的定性人格，靈魂，或心靈實體底理念，其涉指並不是實存的東西。因為這種緣故，現代的，一個人所直接觀察的，作為假設基層的，定然實體的，持續的，不滅的人格或自我投影的意念，是無法堅持的。總之，在佛教正如在道教和儒教，而且也像在所要討論的印度教一樣，既沒有完滿的，差別的，直覺的，

也沒有假設想定的人格底不滅性。唯有那在一切人和一切事物都共同的直覺美學素地構成要素才是不滅的。

這個結論在已經敘述的一個事實裏有其基礎：一切差別的，定性的事物都是轉變的。任一直覺的，美學連續體底特殊感覺差別相，例如表徵這個美學多重性底一局部，都是時間性的，曇花一現的。它生自無差別的連續體而又謝回其中去。於是佛教徒到達這種基本的肯定命題，即一切定性事物，就連人格底定性部份即把某一人格和另一人格區別開來的東西，都是消滅而轉變的。事實上，佛教徒，以及一般東方聖人最堅持的諸諍論之一，就是對於自我定性部份不滅底強調，不只是經驗直覺事實對它撒謊的這個結論，而且還是自私自利底積極來源。於是東方聖人不斷地堅持，一個人必須無我。更積極地說，他所要說的是自我由兩個要素

構成，一是定性的，差別的，單一的要素，能把某人和任何他人區分開來；另一是萬象森羅的美學直接的，而且感情生動，慈悲無限的，因而不可名狀的素地成份。前者是暫時的，轉變的，而非不滅的；而且對於它底懷想，對於它不滅的欲望，便是苦難，自私和罪惡底源頭。自我的不變不滅底部份是自我底美學素地構成要素。因為它不僅在一切人中，而且在全宇宙底一切美學對象中都是同一的，對於它底懷抱，不但不使人自私，而且賦與人們以對待一切造化皆然底悲情感。保證心靈底寂靜和宗教的滿足，依佛教徒，是不要像西方基督教徒所作爲那樣，不斷地樂觀僭取而懷想那完全的、差別的、單一的人格底不滅。這樣一種程序，對繁複的、無分別的美學連續體中底一切差別相，一切定性事物都是變滅的這種直覺真相說來，乃是假的。在這一點上，佛教徒——以及一般東方人——和火候最稱到家的西方唯物論者或當代相對論的自然主義者同樣是實在主義者流。

實際上，這種極端的實在論和實證論存在於佛家宗教哲學中底最初原理底基層。這個原理給叫做「苦難原理」（苦諦）。就宗教並就生命關係面說，依佛教徒，這是一個人所必須掌握的起碼而又根本的真實。人的自我以及自然對象這一切事物底定性的、差別的部份，一如諸感覺和諸特殊內省所示，是轉變的。人之所以執着於人性和一切事物本性中底這些一定性轉變的因素，顯然是因爲它們，用句威廉·詹姆士（William James）的話來說，存在於「意識底中心」。於是在自然狀態中底人當然而且必然懷有對他父母底，對那些對他親愛的人底，以及對他自己並對他已集中其注意於其上底自然事物底，定性直接情感諸性質。但是所有這些直接的事物都是轉變的，人必然地要受苦。對於這個結論底瞭悟和毫不含糊地承擔，依佛教徒，是倫理，哲學，實踐，以及宗教智慧中底初步。

然而，這有一條獲得心靈寂靜的道路。這有一條獲得滿足即佛教徒所謂「濟渡」的道路。這條「道路」爲所有顯著的實證主義和堅決的實在主義，那表徵佛教徒對苦難原理承擔的思想所表徵。佛教徒只給人提醒一種同樣爲實在主義和實證主義的，顯示

自我和一切事物不僅是許多消滅而且差別轉變的差別相，而且是萬象森羅的，無定性的，諸轉變因素爲其一時差別相的美學連續體的這種直覺真實。這個直覺無定性的美學多重性，因爲它包含着諸轉變差別相底時間性的，飛箭似的連續性於其自身之中，而不是它自己存在於這個飛箭似的时间底轉變中，所以是非時間性的，因而是非不滅的；或者，更確切地說，它超出了時間中死亡勾取的「切數」之外，因而逃脫了它的諸結果。它包含着時間以爲其諸定性差別相之一，而非時間包含着它。因爲自我正如它是這個無差別的，包含着時間過程的美學連續體一樣，又是時間中死亡勾取切數掌握中底轉變的，定性的差別諸因素，就人類說，那是可能的，即當人處於後一立場時，是可以採取前一立場，即佛教徒所謂涅槃的。很顯然，佛陀在此時此地的，轉變的，注定滅亡的，定性諸事物中打坐，其雙眼半開半合時所實踐的就是這個道理。這我們都能實行。而一經如是給我們顯示了這條道路，佛陀告訴我們說，就連佛陀本身也不必了。

就這個陳述說，佛陀也是對的。因爲在他的教訓中沒有一字一句不是一個人的直接經驗所包含的。是故，既經指出目前存在的諸因素而又顯示了他們所提供的，在實際生活中，面對活現的生活底諸顯著轉變實相的諸可能性；乃至如是以使我們表現獲得一感情的，美學的，因而根本爲精神上的滿足爲可能，因而能使我们不只是對於那些對我們爲親愛者底死亡而且是對於所有其他定性事物底滅亡都心中有數，並且給予我們一湛深，甚至悲心湛深的，對待所有造物，植物和動物以及人類底同胞情感，他已經教我們如何自己立定腳根了。於是他可以走他的道路了。

沒有使用我們絕對無法瞭解的某方式，因之總使我們爲其奴隸的，自外面插進我們生活的超越的咒語。沒有無佛陀一個人便不能證得圓滿的道德和宗教生活這種主張。沒有在遙遠的過去就已經加在我們身上的原罪底負荷，很明顯，這從它的基本性質說，我們不能對它負責。結果，便沒有自我犧牲底過份正直意識，也沒有硬派在佛陀本份上，說他爲我們受難或殉身，因而憑使我們永遠欠上他一筆債的辦法，使我們永遠成爲其資產的這種主張

。佛陀對人類生活底諸主張只是有關死滅的人底那些——他絕對不會作過此外的任何主張——他只以究竟的實在主義和最清醒的理性，喚醒人注意到，並發起他所有的慈悲情感，對待那人和諸自然事物底，因必然攫取一切定性造物生命死亡而致的相傳不絕的苦難；而同時又指出諸事物底本性和有關美學鑑賞，精神食糧，以及感情灑脫（捨）底諸實踐結果中底另一因素，那是對其存在底覺悟和修養所產生的。一個人需要懷疑這個佛陀不完全在名稱而在精神上已經贏得比這個世界上任何宗教領袖所贏得者都多的羣衆人心和歸向嗎？

進一步說，他曾寬容地以友好融和，乃至有失他自己於其他宗教，而非假取代或毀滅其他宗教以贏得這種忠誠。印度底印度教自從西元前六百六十年以來，大部都因爲其中底佛教改革運動而形成其基本性質。中國、韓國、暨日本以及蒙古諸文化，一如它們是儒教的，道教的或神道教的一樣也是佛教的。

在他覺悟了的信徒心中，也會現起對諸事物底智性美學並存的鑑賞，一種開明的精神——實際上，是對他以外底宗教和哲學學說底積極歡迎，而且，如馬爾可·帕累斯所已注意，一種寬容底隨侍精神，即：把一個主張諸事物本性底神性成份，不但是真實而完全地存在於一切人，也存在於一切美學自然物的人視爲正當的精神，亞力三邁·戴微德——內爾夫人（在「西藏底魔術和神秘」中）對佛教徒蓮花生（Padmasambhava）爲最圓滿、實際，而且道德宗教底行爲而立底六訣把這點表現得清清楚楚：

- 一、大量閱讀種種不同的宗教和哲學底書籍。多多聽聞於教授許多不同學說的飽學底博士。多多親身實驗各種方法。
- 二、在已讀的許多學說中選取一種而舍棄其他種種……
- 三、持身卑下，態度謙遜，莫求世人眼中底卓越顯要，但於外表卑賤底後面，使人心翱翔於一切世間權力和光榮之上。

- 四、對待一切都無差別。行爲起來像那隨緣便吃的豬、狗一般。不對所遇諸事物作任何選擇。不努力獲取或捨去任何事物。以平等無差別心接物，不論貧富，謾譽，不分德與不德，榮辱，善惡。對所作所爲不惱不悔，另一方面，不因己所成就而貢高傲

謾。

- 五、以絕對平靜（捨）和無著心考慮衝突意見以及諸有底活動底種種不同的表現。瞭解這是事物底本性，是各個存在底行爲底必然方式而常保沉靜。把這個世界看作和一個人站在此地最高山頂上俯瞰溪谷和連綿起伏在他下面底家小峰巒一樣。

- 六、據說第六地不可用語言予以描述。與「空」底契悟相應，用啦嘛教的術語說，意即不可表詮的眞如。

對於「空」這個詞兒，戴微德——內爾夫人加了這個腳註：「就一般方式說，在這裏，一個人必須瞭解常我底空無，依藏文公式印：『人無我；諸事物（法）無我』」。

把俯瞰世界看作「一個人站在此地最高山頂上下瞰溪谷」底比喻是明智的，因爲它表明了綿互於佛教，道教，和儒教間諸差異底層的同性。中國人會以顯然與此相同的方式說明東方和西方風景畫底差異。林語堂，在「吾土吾民」中寫着說：

「……藝術家必須把風景底精神傳達給我們並喚起我們一同情感反應。那就是中國畫底最高目的和理想。我們記得藝術家如何到高山去作定期旅行，以重新喚起他對山嵐底精神而清掃他堆積了城市思想和郊區激情底塵埃胸懷。他攀登極峰以獲得道德和精神的舉，他櫛風沐雨以傾聽大海底濤聲。他晏坐在陡峭底野巖與樹叢裏又隱身於竹林間一連幾天以吸收自然底生命和精神。他必須把那和自然相往來底嘉惠傳達給我們，並把那灌注於其靈魂的諸事物底某種精神全幅傳達給我們，而娛我們以一幅『氣韻和情感淋漓，無時不變幻離奇之一如自然本身』的圖畫。他可能，像朱友仁一樣，給我們作一幅巢雲宿霧繞樹圍巖，其中所有情緻都汲入這個普遍潤潤欲濕底氣氛中底山水畫，或者，像倪雲林一樣，可能給我們畫一幅空白遼潤底鄉里和枝葉蕭疏底樹林，唯有三五飄搖欲墜，以其肅瑟與寒疏感動我們心弦這樣的秋日蕭瑟圖，在這種氣氛和這種普遍韻律中，一切瑣細都將遺忘而唯中氣獨存。」

然而這種儒教底（而且特別是道教底）藝術和佛教底藝術底同一性也有它使佛教藝術在某些方面更高度地和西方藝術相同的

差異性；即，其較明顯高度的象徵性質。佛教藝術者作品底美，不僅像中國山水畫所為，只以那些作品所用差別了的美學題材傳達那自在而又對自己存在底美學多重性底情感，而外在諸物象却只偶然出現，它也包含了一種因學說要素而有的較大範圍的象徵意旨。不過，這種象徵意旨，是涉指同一美學直接的涅槃因素，即無差別的美學連續體的。於是把它自己和西方繪畫底象徵主義區別開來。這個象徵因素還表示萬象森羅的「佛性」以外的東西。它還企圖表達這個「佛性」底無限豐產性，如其中所現轉變諸差別相底生起源頭和死後收藏。佛教的象徵主義也試圖循實踐的方法即到達圓淨涅槃底「秘修」以指點觀察者底諸目標；描述佛陀到達這個目的底生活。所以，佛教藝術，就美學直接運動說，是要完成那佛教否定底邏輯，當它從佛教四大主要系統之一向另一運動時，所要從理論上予以達成的東西。

於是佛教使用一切藝術來傳達，意指，而且响導人到達它把它和神同一起來的諸事物中底直覺美學構成要素；很像西方底羅馬天主教會使用一切藝術以指使人的思想，促進人的實際感情生活，和它所認為與神同一的，差別的邏輯賦與的，學說命名的，諸事物本性中底理論成份底一致一樣。佛教徒會這麼地成功，成功到馬爾可，帕里斯感動得以下述筆觸描繪博大的佛教西藏文化：

「西藏人的生活無任何方面豁免了瀰漫一切的教義影响，也難找出任何東西，可以說其靈感是純粹世俗的……禮儀底目的——而這個禮儀必須看作扮演教義底婢女而朝着一個目的協同運作的一切藝術底綜合體——是使心靈具有形而上學體悟的準備，是要激勵它鞭透有限底面紗而求解脫於智慧，那就是，與最高而無限的眞如底同一。後者空無任何定性，甚至空無統一和善性；那便是人心之所以可能給它發明這個極少錯誤的名稱者，就是由於空的本身的緣故。除了空之外便沒有符號可表示它。空間之外無他的猶太人的諸神聖底神聖必須禮敬為藝術底凱旋。除開這個特殊的事例之外，一切藝術都把它自己和諸形式關連起來；那是它境界所在。一旦盡了它驅使心靈到達有形與次一步驟，無形世界交界處的助力，它的任務便完成了……：：：：：就算禮儀單靠它自身

底力量不奏效吧……：：：：：

有關佛教底功效另一十分有意義的評論，一如事實所示是出自一個西方人的，是馬爾可，帕里斯下面的話……：：：：：目前在許多西方國家流行底種族，即民族底神化，是一種嚴重而殺滅性底偶像崇拜。把永恆的諸性質看作這麽曇花一現底諸事物是心智低落底症候。「佛教之一切感覺或內省的定性事物都是轉變的這個論斷，就是明證。」

（上接第5頁 圓明·三慧講堂七七年度放生徵信錄）

- | | | | | | | |
|-----|-----|-----|-----|-----|-----|-----|
| 李麗君 | 陳坤泉 | 陳敬榮 | 卓松波 | 趙資袁 | 許瑞清 | 黃亞亭 |
| 馬碧珠 | 李明音 | 陳良發 | 朱惠蘭 | 吳永炎 | 陳永錦 | 劉鴻溪 |
| 李振渭 | 許振光 | 姚端賢 | 黃淨定 | 李相娥 | 陳自貞 | 許志陽 |
| 楊桂浩 | 汪鴻欽 | 楊梅清 | 胡瑞玉 | 許志陳 | 鄭達祿 | 李寶珍 |
| 陳自在 | 李廷鳳 | 許志明 | 陳捷龍 | 汪達人 | 陳淑琮 | 李玉希 |
| 許志雄 | 鄭自翔 | 許仲英 | 鄭茂業 | 陳志杰 | 許少麗 | 姚偉生 |
| 楊惠芳 | 陳香珍 | 林奕鴻 | 許澤鴻 | 蔡文輝 | 李惜珍 | 吳世德 |
| 徐德興 | 黃惜 | 姚幼翔 | 陳昌仁 | 馬吳氏 | 林碧珍 | 許振明 |
| 黃國權 | 陳惜嬌 | 陳允豐 | 許如音 | 許增智 | 蕭道長 | 陳自綠 |
| 許孝仁 | 吳振英 | 許增輝 | 邱瑞嬌 | 陳茶 | 邱氏 | 林賢巧 |
| 許卓峯 | 邱演區 | 徐豪南 | 陳漢順 | 潘印欽 | 許增榮 | 蕭師明 |
| 朱昌興 | 邱李芳 | 顏經典 | 許婉芝 | 林開來 | 朱賢武 | 朱賢清 |
| 謝樹炎 | 鄭維芳 | 蕭惠英 | 朱賢明 | 入自鳳 | 顏昌仁 | 王善賢 |
| 魏自玉 | 朱賢正 | 林賢香 | 顏昌熾 | 蕭輝成 | 陳麗娜 | 鄭瑞發 |
| 林兆碧 | 顏自成 | 余若虛 | 陳祝珊 | 陳映如 | 林炳松 | 余紹欽 |
| 陳瓊貞 | 蕭常文 | 林明水 | 陳雄傑 | 張泰花 | 陳欽波 | 林自碧 |
| 李廷輝 | 蕭木陞 | 李廷源 | 劉銀珍 | 陳印素 | 陳振階 | 翁寶 |
| 翁時展 | 翁宗榮 | 翁宗智 | 翁小萍 | 張妙才 | 翁芷萍 | 黃淑慈 |
| 朱賢清 | 朱壽熙 | 吳應川 | 吳應旭 | | | |

以上二百七十位，每人十五元，計共四千零五十元

總合收放生欸共七千八百零四元

對上（七六）丙辰年放生支過四百四拾伍元七角

除後存款七千三百五十五元三角

今年天旱水塘缺水未有放生，一俟春雨來臨如數購放特此聲明。